

快乐向左烦恼向右

跳到哪里都是坑

学校要开运动会了，我们宿舍有个体重200斤的室友报名参加三级跳。我们都惊呆了，纷纷吐槽：“你这样的能跳到坑里吗？”室友很自信地说了句：“放心吧，像我这样的跳到哪里都是坑。”

我是小胖子

巧克力姐姐：

我个子矮，身材胖，同学们经常笑话我，我好烦恼。

烦恼投递人 啾 啾

可爱的啾啾：

你好！相信你的烦恼很多同学都遇到过。首先，你得明白，别人取笑你，那是别人的事，不要因为这个苦恼；其次，注意科学饮食，加强锻炼，努力让自己瘦一点，毕竟太胖了还是会影响健康的；最后，巧克力姐姐希望啾啾可以自信、阳光，做最好的自己！

巧克力姐姐

爱的教室

那个爱拽我衣角的男孩

□繁昌县繁阳镇城关实验小学 高成竹

“老师，我的字漂亮吗？”

“老师，我作文写得好不好？”

.....

说话时，他黝黑的小脸仰望着我，那乌溜溜的大眼睛满含着期待。无一例外的，每次说话前，他都先轻轻拽拽我的衣角。

这个大眼睛爱拽我衣角的男孩如今该是个帅小伙了吧？初见他时，我二十几岁，还没成家。

那时因两校合并，我所带的班级被分到河边那所学校。新学期，班里添了十几个其他校的孩子。在这十几个孩子中，我一下便注意到了他：板刷似的发型，黑黑的脸，尤其是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似乎盛满了忧郁，仿佛随时都会有泪流出来，让人顿生怜惜之情。

接下来的日子，我发现这孩子不仅爱哭，待人还刻薄。隔三差五地就能看到他对同学发火，搞输了就哭或坐那里生气。尚未为人母且缺乏教育经验的我无法洞悉这孩子的内心世界，几番疏导劝说无效后，对其行止甚感厌烦。这个刺猬一样的孩子，惹不起，我躲。

记得那年六一，学校要组织孩子游玩。我们年级准备选一些学生组成一个秧歌方阵。选人时，我正犹豫不决，只听这孩子在下面嘟囔：“我才不参加呢，丑死人！”眼神里流露着不屑。我来火了：“谁说选你了！”那时确实年轻气盛，还不是很明白教育是怎么回事，他噘着小嘴，我不理他，我俩打起了冷战。后面训练时，别的同学都站在边上围观，唯他一人呆在教室里，以示对这项活动的反感，我仍然不理。

在训练的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我偶然把目光投向教室，竟瞥见了窗户下面探出的半个小脑袋，一对黑黑的眸子忽闪忽闪的。此时他眼神里已没了不屑，透着羡慕，似乎还掺着一丝孤独。我的心突然变得柔软了，我悄悄地走进教室，微笑着坐在他身边，说：“咱俩聊聊好吗？”也许是被某种氛围感染了，这次他没有抵触。

那天，我俩聊了很多。交流中得知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母亲再嫁，父亲“浪迹江湖”，他跟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了解了这些，我对之前的冷漠感到无比愧疚。赎罪似的，我问他想不想跳秧歌。他低着头不作声。我轻轻抚摸着他的头说：“老师注意到你广播操做得很好，说明你动作协调能力强，你要扭秧歌一定特别棒！”他忽然欣喜地抬起头说：“那我扭给你看看。”没想到他自己在家里偷偷地练了。原来他之前的那些带刺的言行不过是一个生活在缺少爱的家庭里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孩子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而已。他是那么地渴望被关注、被接纳、被认可。后来，他成了秧歌队里练得最勤奋跳得最好的孩子。

那个“六一”之后，他活泼开朗了许多。而我也比以前更关注他了。他也越来越黏我了，常常会蹑手蹑脚地走到我的身后，先拽拽我的衣角，然后黑乎乎的小手递过一颗糖或几个枣，“老师，给你！”因我拿他的作业当过几次范本，他后来的每次作业简直是精雕细琢，而且，交作业前总喜欢悄悄地走到我身边，拽拽我衣角，说：“老师，这样行不行？”得到我

3. txt

的首肯后才一蹦一跳地去交作业。

再后来，我通过招考进入现在的学校。刚进新校，仿佛投入一场紧张的战斗中，让我忙到几乎没有空闲去挂念之前的那帮小萝卜头。第二个学期，我收到了那个孩子的一封信：“老师，你去哪了？我到处找不到你。好不容易打听到这个地址，也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您收到信，可一定要给我回信哦！”捧着信，我顿时泪如泉涌。彼时方知，老师在传道授业的同时还播下了一份情。当晚，我给他回了一封长长的信，但后来却再也没收到他的信。那个爱拽我衣角的大眼睛男孩，你现在还好吗？